石林奏議

石林奏議卷第三

模編

兩浙西路安撫使三

奏發遣倪從慶等三十四人赴行在所狀

近據本部嚴州遂安縣廣洲源作過兇賊倪從慶等投降首領甲頭三十四人并人僕一十八人共五十二人各於五月初六日節次出洞赴遂安縣統領官朝奉郎詹大和本司差監捕官幹辦公事承奉郎王𢹂勵出頭並足已於五月十一日略具奏聞臣尋行措置將徒黨一千二百七人出給公據免罪各放令歸業外五月二十三日據本司幹辦公事承奉郎王𢹂押到倪從慶等以下首

領并甲頭二十八人二十五日經制司官從事郎詹大方押到方
忠等六人共三十四人來到本司公參臣今依統領官先誘説投
降等第許借補官資名目權　出帖付逐人差官管押前赴行在
勤王謹具姓名并借過官資名目下項須至奏聞者一名借補保
義郎倪從慶五名借補承信郎何通葉善方忠姜光祖徐周一十
三名借補進武校尉胡國度何子吳彥和管逵方儀鄭男姜嫂姜
義南吳全范師尹吳安仁胡國史錢子明一十五名借補進義副
尉范彥誠汪存吳義吳什吳丘王德勝徐來吳世誠張鄭彭壽吳
九儀吳中正王寶錢子和錢子超右臣勘會本司先行下遂安縣
統領官等會集弓兵約日併力並進討蕩三月二十九日統領官

等先遣人入洞招誘倪從慶等欲緩其計倪從慶又再遣腹心用事人胡國度姜光祖相隨出見統領官等欲要投降遂官未敢憑信再遣人入洞商量一面於四月初七日統領官詹大和親澤民朱師說本司幹辦官王瓛會合兩縣弓兵保甲并截留邵武軍泉建州槍仗手同日進討直至賊洞賊衆解散並不敢迎敵止於洞口排列把截等待緣官兵不得地利無由進入相持至晚各退守本寨初八日倪從慶遂再遣人齎款詣大和等處稱從慶等於去年十一月內為見金人犯順朝廷德音召募武勇勤王遂欲結集徒黨依應前去緣為不曉所降指揮本意有失申明被保正吳昌時等告官蒙差人掩捕別無生路不免抵敵誤傷官兵罪惡深重今

來不住蒙安撫司差撥弓兵等前來四面圍定并給到旗牓招喻
徒黨見爲人衆心離糧食已盡又懼大兵進討勢已急迫又蒙統
領官遣人入洞招誘已先具狀令甲下姜光祖胡國度陳乞悔過
投降各求生路所有累次不合憮死抵敵官兵殺傷人命罪犯欲
乞寬貸性命特賜開納依倣召募勤王官資格目借補發遣前去
京城願盡死力報荅國恩尋據統領官詹大和等繳到上件狀稱
昨遣人招喻之時皆許以官資名目然後壓以大兵申取本司指
揮臣相度農桑是時兵衆暴露日久連月陰雨山路險滑後來未
保晴霽見有江寧府軍賊作過與本路界三州接連兩處防守不
及今大兵雖進既未敢深入賊又不出迎敵若不便宜借補名目

許以出降恐遷延未肯出洞失此幾會賊情飜悔別致生事遂因

遂官所申許以投降其倪從慶等三十四人選差宣教郎前河北

河東路宣撫使司幹辦公事梁澤民文林郎前杭州司戶曹事張

鐻承節郎盛珏進義副尉宋輪姜安仁同共管押前赴行在所聽

候處分謹録奏聞伏候勅旨小貼子契勘今來倪從慶等借補官

資止是據統領官元初說誘所許名目申奏不及遂急權暫出帖

前去候到行在合取自聖裁伏乞睿照

奏乞添置徽嚴衢三州巡檢狀

右臣近准遂安縣統領官朝奉郎詹大和狀昨因方臘爲亂有深

山頑惡人從賊作過朝廷寛恩誅戮不盡至今尚有懷姦小人潛

相連結乗隙嘯聚極爲不便其嚴州遂安縣至徽州休寧縣二百里又至衢州開化縣一百六十里三州市井相去隔闊山路險遠其地名有昬源松陽源方吳源赤口龍山等皆是素來小人屯聚結集之處今來倪從慶作過其松陽源余仲軻等已聚衆欲竊發雖已斬獲竊慮久遠不便欲於三州界首龍翔寺前添置巡檢一員招募土兵一百五十人以備控扼防托又據嚴州通判監捕官朝議大夫吳煇狀倪從慶等結集徒黨固已有素州縣未易得知誠以賊居巢穴山嶺深邃遼遠難幾察今廣洲與白馬源相接重山複嶺道徑窄狹賊衆據守弓兵未易敢入相度賊平之後欲於廣洲白馬源人煙居止處添置巡檢一員招募土兵一百二十人所

責可以彈壓一方臣尋行下嚴州勘會詣實及尋委本司幹辦公
事承奉郎王嘏躬親體究今據王嘏申上件所處委是山川險隘
人跡不通自來兇惡小人憑恃嘯聚合依逐官申請保明是實臣
檢會自來嚴州以東盜賊皆是依憑地利敢肆兇惡昨方臘就擒
後來幇源洞已蒙朝廷添置巡檢一員至今別無他變實賴其利
若因事稍增巡捕之官自無所容實爲經久利便欲望聖慈特降
睿旨施行其三州界就龍翔寺前剙置廨宇以徼嚴衢三州巡檢
爲名廣洲白馬源就逍侯廟後剙置廨宇以本地分鄉名鳳林巡
檢爲名所有招募士兵並依逐官元申請爲額謹録奏聞伏候
勑旨

奏乞差人至高麗探報金賊事宜狀

右臣竊惟善用兵者莫先於廣耳目以明斥堠善覘國者莫深於審形勢以察情實蓋耳目廣則意之所不及有愈於意之所及形勢審則迹之所不見有出於迹之所見此不可不知也春秋之時秦欲伐鄭師次于滑鄭商人弦高遇之密以告鄭穆公得聞而警因以圃田之事謝秦客孟明知其有備而不敢進鄭之使秦者不知其何人而逆爲之備以捍其鋒遂以保國乃得於逆旅之商人非意之所不及有愈於意之所及者乎漢高帝欲擊匈奴使者十輩皆以爲可惟奉春君知其匿壯士健馬以爲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高帝不之信乃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以高帝之智而不能

詳奉春君之言以漢在廷謀臣策士而惟奉春君能測匈奴之隱
非迹之所不見有出於迹之所見者乎竊見金賊陰懷不道欲爲
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之日久矣燕晉疆吏初不以時聞至前年冬
全師大入將欲渡河而京師始知之其罪固不容誅去歳解圍之
後朝廷宜少警矣然八九月之閒尚聞持和議以爲必成而謂秋
冬決不復再入傍觀者爲之寒心而廟堂以爲得計此雖玩習苟
簡更相觀望之過然亦耳目不廣形勢不審有以致之此天下所
共痛憤而不能釋者也臣所部浙西并浙東路並外連海道與高
麗跨海相望去賊境不遠頃聞賊有妄窺東南之意若北自登萊
東假高麗揚帆而來或出於兩浙皆遠不過二十日近五七日可

至臣自到任常有私發於此本州舶船舊許與高麗為市間有徃與其國人貿易者往往能道其山川形勢道里遠近因令舶主張綬招致大商柳悅黄師舜問之二人皆泉州人世從本州給憑貿販高麗歲一再至留高麗者率嘗經歲因為臣圖海道大略言賊先舊與契丹蘇州正直登萊高麗東北與賊接界有關門為限賊皆事高麗每歲入關即遣使進奉崇寧三年始與高麗稱兵大觀元年高麗遂取其六洞於南境以築九城實以甲兵糧食後復為賊以沉羅黑水推洞人奪之自是與高麗絕政和五年契丹為賊所敗取其沿海六十餘州高麗乘間誘得賊用事首領一人賊屢來求不與及賊滅契丹宣和七年高麗復遣使通好為賊留其不歸去

年賊擾我畿甸之後高麗遂兩遣人使賊賊亦兩報之併欲使之稱臣而修貢正副使共二人其一爲契丹人其一爲金國人高麗去年亦自焚其外大父謀焚其宫室積聚器械甚廣不能如前日之盛見出避於别都勢恐不能與賊重抗然賊所得契丹傍海六十餘州皆荒陋單弊其地與高麗隔鴨緑江每歲冬深鴨緑江凍冰厚可勝車馬此皆柳悦等親供説如此臣既有聞不敢隱默竊以鄭弦高之事觀之柳悦等雖商賈冗賤然在高麗久所聽探皆得其國人之言初本無意若因使伺賊萬一欲謀擾我或得其道里所出期會所定或其國中自有變亂先事而達有出於我耳目所不及形勢所不見者則不爲小補輒肆管見欲委此二人許

以名目陰令如常歲之高麗賈販旗得賊中動息皆亟使來告侯參驗得實有補於事即厚賞旌之責以軍令無得張皇漏泄其人貲歲蓄願自效欲以此月末渡海約冬初復還臣以申奏不及已一面各權借以承信郎名目給與公據令趂時前去伏望聖慈詳酌如有可採乞降睿旨密付臣施行邊臣探報深入敵境雖理之常然今跨海越國創始之初迫於幾會不先陳請求輒自決罪當萬死更乞矜察以臣職守粗欲圖報激於忠憤別無他腸特賜容貸所有柳悅等畫到海外圖一本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伏聞朝廷見欲遣迪功郎劉蠡等使高麗臣雖不知遣蠡等所謀然今來柳悅等止是因其賈販使密自刺賊動息以廣耳

目俟有實驗然後賞之有利而無損禁令無得漏泄恐萬一或得以爲用即於今來使命並無相妨伏乞睿察

奏江寧府營造乞從簡約狀

右臣備員從官出守藩輔近者嘗以疾病乞就閑秩伏蒙聖恩未即矜許既勉強承命方時艱難身覩 陛下宵旰以圖中興之日曾未有纖毫報効夙夕愧懼無以自處惟有隨事納忠少圖裨益庶猶愈於緘嘿坐食故苟在職一日不敢遽忘此心伏見經營建康以備巡幸捨二百年定都之業而即偏霸僭處之地此誠不得已之下策非出 陛下本意然而天子以四海爲家古之帝王一歲而四巡狩不以爲難則今萬一順動固未爲過也惟無傷財無

動衆事不求備居不求安則何所往而不可竊聞今建康規畫者
司似不能盡體聖意道塗之言皆云欲創建宮室備列百司規倣
京師臣愚竊以爲未然此行幸非遷都也何遽如是哉夫功大則
費廣費廣則民勞此理之自然幾月以來爭傳江東之民有家業
錢一千而取三千者田一畝而出方甎一片者一邑而率甎灰土
木之費以二十萬計者置窰燒甎而望青斫木者甚有至於取平
江府朱勔家之巧石以備玩設此雖未必皆實然方　陛下恢復
之初愛民恤下之意如撫赤子惡衣菲食之念自比匹夫此聲豈
宜聞於外乎是殆州縣之吏迫於期會各課職守規以自免過咎
而不暇爲朝廷之思也然所以爲累者大矣昔周以召叔帶之亂

挾戎狄以伐京師襄王出居於鄭使人告難於魯冒稱曰不穀左丘明以為易服降名禮也非特王者為然狄人侵衛齊小白復之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臨其國獨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謹教勸學授方任能而衛復興故史稱其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下至於越王句踐蠻夷之事無足言矣然及圖報吳也在國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所共嘗者卒乘與焉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舟車不飾故其未戰也父兄相與請曰越四封之内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敢不盡其力乎及其將戰也則又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無死乎於是敗吳於囿又

敗之於没又郊敗之遂以滅吴恭惟　陛下以神聖文武之資受
天明命奄有　祖宗之大業天下孰敢不服即位以來膏澤屢下
寛大之令日聞於人耳哀痛之詔日感於人心天下孰敢不歸蠢
爾叛天不道之虜合中國之力而共誅之其殄滅必有日矣何足
懼哉在　陛下行之如何耳廼者天中節上壽作樂抑而不行貢
奉之物非天地宗廟陵寢所須却而盡罷天下皆知　陛下約已
思艱之意堯舜無以過然執事之吏乃復因緣舊習過舉如此甚
不稱　陛下盛德美意愚俗難以家至戶曉願下明詔顯示戒飭
應建康等處營繕除城池樓櫓以備守禦營寨次舍以待屯戍糧
糗儲蓄以充廩給金錢幣帛以供犒賞外其餘一切並從簡約無

以險陋爲不中無以草創爲非體古者君在草莽其臣皆反首茇舍則百司庶府亦非求安之時　陛下既屏聲色而不御抑侍衛而弗充則外朝之制後宮之儀亦不必備使天下曉然皆知　陛下大讎未雪不忘嘗膽之心　二聖未還常切承顏之念則四海之內苟非木石食　陛下之禄沐　陛下之恩誰不欲畢命自效鑾弓而北向乎設有背德避患者天下必共起擊之矣追迎鑾輿再造王室復還千里之畿歸嚴九廟之奉可尅日而至臣位卑人微未嘗得覲清光遽冒君威犯分不避罪當萬死不勝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奏乞措置瀕海州縣防秋狀

右臣備員一道兵民之寄當朝廷艱難之時外難未平所仰四方相與維持者其責尤重不敢偷安尸素苟且目前故自到官以來日夜盡瘁庶幾少有寸補不至上誤使令竊見金賊雖已遁去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之意恐未遽弭登萊兩州密邇其境而兩浙諸州例與海道相連自登萊航海遠不過數日可至浙西諸縣如杭州鹽官秀州華亭海鹽常州江陰平江府崑山常熟浙東諸縣如越州餘姚上虞明州象山定海奉化昌國溫州樂清台州寧海黃巖皆切近於海臣去歲守南京嘗得宣撫司探報聞賊欲取山東路入兩浙作過是時彼方有意再犯王畿勢固未暇及此然又見其未嘗無此謀也近有東道總領司嘗被驅虜使臣歸為臣言賊

知其爲兩浙人頗問山川道里形勢甚詳又其所誘留人多有東
南篙工水手從事舟楫之間者皆爲陳說計策及今大蘇杭富實
且益知犬羊貪婪之心不無所在今兩河蹂踐之餘內至近甸金
帛子女掠取殆盡使其谿壑之欲誠未厭足則去歲宣撫司探報
豈得不慮哉兩浙風俗輕而易動有自來矣又連遭方臘倪從慶
之變人懷危疑常不安居加以險僻頑民陰伺隙潰散冗卒居
多嘯聚樂禍喜亂未易制禦今環兩浙之地瀕於海者十幾四五
議者謂虜以鐵騎衝突爲長澤國水鄉非其便利此以其竭國來
寇論之可也若志但在金帛子女則姑以千百之衆脅吾驅虜之
人以爲鄉導聲言欲雜出於數州之間以圖侵掠則未至而吾民

先已嬌逰矣況樂禍喜亂之徒望風乘勢或應之以合謀或假之以首嚮則其憂有不可勝言者何必直須賊之盡至乎晉之孫恩竊入上虞唐之裘甫發自臨海近日方臘山谷一夫亦能破六州二十七縣皆已事之驗然所以爲備禦之策不過城池器用兵卒糧食四事而已今防秋僅有兩月事勢已迫每事必俟朝廷措畫則勢不及待所以分憂捍患盡其力而爲之惟在守令而未見其可當此任者臣雖誤當帥事法有常守又浙東非所部不敢輒有侵越若遂拱默不言緩急或有誤事雖即誅死何足償責輒敢冒昧陳列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先次遴擇瀕海諸郡守臣各得其人分命監司徧行巡察及諸屬邑凡令長有不可委仗者許得

權宜移易罷黜別加選辟量立賞典以爲激勸應所合指畫事除
城郭已有近降指揮外其餘如修治器械訓練弓兵皆嚴爲近限
責以實効無令文具僻遠之地巡尉與弓兵或可增添元額許一
面差補將來如有調發須量以分數存留無闕守備錢穀移用亦
當樁管應用無至侵奪至於分布防托之宜闔散戰守之節斥堠
幾察之要鄰比應援之期皆須熟議素講預有一定之謀相爲表
裏平居持重鎮撫不至於勞民有警隨事酬酢皆可以禦敵軍聲
士氣稍達於海外使彼望而知畏而吾境内之姦亦有以逆折其
心而不敢萌則遠近人心恃以不恐朝廷亦可一意西北而忘
東顧之慮干冒聖聰不勝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聞伏候

勑旨

奏乞鄂州建帥府及修江寧府等五城狀

右臣伏聞朝廷已命翁彥國經理建康以備廵幸竊惟國家定鼎汴陽固萬世無窮之計然而聖慮深遠以為萬一之備或有不得已者則形勢所在不可不考建康居東南要津實恃大江以為險然自豫章而東長沙而北江陵而西江行數千里控扼之會皆以武昌為襟帶孫權建鼎足三方之勢抗魏制蜀倚為用武之地故周瑜呂蒙因之以破曹操擒關羽晉元帝南遷首命陶侃以龍驤將軍為太守故蘇峻之亂卒賴其効宋齊之後專事隴蜀不以為意侯景長驅無所忌憚遂致梁禍唐以鄂岳為一道觀察嘗委以

重人至牛僧孺罷相文宗復以鄂州爲武昌軍置節度使特命僧孺守之則歷代兼制江湖之意形勢大略可見唐雖都關中與吳晉異亦不敢忽也至於所以夾輔建康者又環之有五城曰石頭城曰冶城曰臺城曰苑城曰新城蓋大江之險特可爲之限隔而所以守江者必有爲之捍禦今惟新城在揚州之境利害所繫差輕其餘四城皆不可廢韓滉鎮浙西當朱泚之亂潛修石頭城人疑其異志亦可知石頭城之爲利臣愚竊謂鄂州宜建爲帥藩宿以重兵以爲建康之西門石頭城當尋其故址興輯之分備屯戍以謹大江之守然後建康可恃以固伏望聖慈特命大臣參議施行臣職忝論思雖事非所部顧在今日匹夫皆願自竭以冀秋豪

之補不敢以犯分爲嫌輒獻其愚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弓手免他役及教閱激賞狀

右臣勘會鄉村巡捉盜賊專以弓手爲重元豐法每十人輪二人在縣主當尉司公事不得過七人萬戶以上十人月一替仍不妨教閱捕盜二千戶以下縣差二人充獄子每三千戶增一人至五人止半年一替遇有禁囚與免教閱凡在官者皆有白直而縣尉獨不破白直止稱當直蓋防拘占之弊而當直人差出州界主管私事者紹聖法有杖一百之禁以理揆之當公事固無不妨教閱既充獄子固未嘗無禁囚是三分之一已廢其職矣而比年以來

歲久法玩互相沿襲其弊尤甚本縣巧作名目差使或倍過本法
而縣尉私為借事及以會問盜賊為名役使於數百里之外者公
然無所畏憚以故教閱既廢廵捕亦闕小盜肆行積為大盜昨宣
和三年嘗因臣寮建明立法令後如違法差占以違制論不以赦
降去官原免諸路固未必皆嘗舉行去歲復因尋用元豐法人益
縱弛衝改不行防秋調發之後但得免在縣主當公事其他未有
禁約臣愚竊謂弓手既　則在縣主當公事與充獄子
廢罷非捕盜不得　宣和法科以違制之罪
請借事者　者許經所屬州并監司陳告受
人為一等既日教閱必責

人錢一貫爲銀 学以

誰肯勸亦當略相依倣每歲並

委自安撫 匕 類聚按試量以分數取

事藝高强人給賞如正 錢充庶幾人知激勵緩急可以

倚仗不至誤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石林奏議卷第三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吳興陸氏皕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第四

模　編

兩浙西路安撫使四

奏乞禁罷獻納借貸指揮狀

右臣竊惟方今國雖未寧連年用兵外有方張未滅之虜内有乗間竊發之盜然而都城失守幾月　陛下謙遜未即大位姦僞僭亂之人竊居大寶天下内外遠近卒無一人敢懷向背者　祖宗德澤二百年蟠結在人至深至固之效也臣始聞　二聖北狩首移檄部内士庶兵民喻以逆順推本國家根本靈長不拔之意使各堅守一心以待　陛下之命是時上下方洶洶臣言一出雖武

夫悍卒婦人小兒無不感泣憤勵所在聚觀數百人更相傳告以死自誓臣以是占之知吾宋之有天下非特天命方永在人心者固不可得而易也　陛下既嗣有大統赦令繼下其愛恤元元涵養撫存者無不備至可謂知所本矣應上供之數非　祖宗舊制而過取於民者一切盡罷凡欠負之所當輸者不以貫伯名色皆使蠲除民知散利薄征　陛下之誠意弛負已責　陛下之仁心其歡呼歸戴豈有已哉然臣嘗觀自昔良法行之無不在人使其人守之必先有以戒其漸古之言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去歲　淵聖皇帝繼承之初深監前日政事科擾之弊而力去之其見　詔令者亦無所不盡然在位之臣不明大

體未幾以國用窘匱乃開獻納金帛之令其後金賊既迫城下倉
猝召勤王兵慮調發不足又使得以借貸於民天下固知二令非
出於 淵聖皇帝然郡縣被受能推廣上德者無幾往往皆挾中
旨肆爲誅求愚民慳 安知公上之急謂之獻納者未有不科敷
而得也此例一啓凡急而取於民者無不以獻納爲名於是去冬
及春有或課以等第或率以貫頭有一邑而出三五萬緡者有一
郡而出二十萬緡者至於再至於三不已問之則曰法固有之此
出於軍須權宜而民所樂輸也豈其實哉借貸之令初慮官錢不
足而勤王之兵不可緩故不得已命之以備萬一然且使償其歲
租之半亦固未有遽取之也而所在不問府藏之有無不論調度

之多寡畏監司者恐其劾問爲已謀者慮其後之廹期會而取辦
廢經畫而仰成則惟民之求而已入有常數用無常限人得爲市
高下在手有上戸釋而下戸及者有此色薄而彼色厚者簿籍不
足考券契不足憑所蠲之租所償之期尚安得而計哉臣耳聞目
覩未嘗不爲朝廷惜之以謂科率之禁雖嚴而掊刻者猶未戢擾
擾之戒雖數而困莖者猶未蘇此雖有司之過然不幾作法於貪
者歟昔漢武帝事匈奴卜式願輸家財半佐邊公孫洪以爲非人
情不軌之民請勿許式後復以錢二十萬給河南太守徙民武帝
召以爲中郎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然卒不聞復有獻者古今
人情大抵不相遠唐德宗討朱滔王武俊用韋都賔陳京請借商

錢期得五百萬可以支半歲乃使趙贊行之約罷兵而償搜督既峻民有自經而死遮宰相訴哭者長安為之罷市然纔得八十萬其後涇原兵亂大呼於市果假此以藉口既不足濟所乏徒以失民得不償失令　陛下以聖德啓中興武帝德宗之事固萬無有然二令未除慢吏庸人終得以並緣為姦以濟其私百姓何知但見前日之習尚在必將疑　陛下之詔以為虛文而姦猾亂民之徒或得因以扇惑其黨則所害為不細伏望聖慈特命有司明示詔旨以前二令出於有司一時之請自今無得復用凡州縣斂於民而稱情願託軍期而輒借貸者皆重坐之使遠近之民感恩懷德皆能深信而不疑則捍患扶傾必有見危而思奮孟子謂三代

之得其天下也得其心斯得民矣此正今日之先務狂愚冒犯臣不勝皇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奏措置招募弓手狀

臣六月二十九日准樞密院六月十七日劄子節文奉聖旨江淮兩浙路依河北河東京東西京畿招置弓手以備使喚凡一切體格並依河北河東等路巳降指揮并蒙連到河北等路添差縣尉使臣并弓手人額體格除巳即時行下所轄州縣將邊近河海及控扼附近合置差去處相度措置別具奏聞外今具畫一下項須至奏聞者一河北路即以河海為重本路既不邊黃河其大江地分與海相通處形勢均一並須置差并控扼附近可以侵突衝要

之處准此一創置之初恐難　應募數足或恐不無抑配欲令

逐縣各擇等第土豪以人數分募量爲蠲其身役募及二百人與

免差保正副一次一百人與免差大小保長一次如有武藝願就

充都頭十將者聽與其免終身之役弓手能召募及五十人長行

與補押官押官以上各逐陞一所用支錢糧數目浩大若依舊法

只用常平司錢竊慮不足理須與諸司錢那融使用候將來措置

定專令轉運常平兩司應副一教閱並合依正兵七日法縣尉日

躬親監教春秋兩教如之　捕捉牒本縣令佐權監大教安撫

司委通判一員同催備　諸縣按閱給賞亦合依正兵條例一

教習人數既多合用軍器　縣量所管人數於知縣廳置甲仗

庫各令以係省錢置造　牒甲赴州作院製造外餘槍刀之
屬令知縣廳躬親監勒　製造遇有使用逐旋關取知縣專掌
出納一指使一員欲先選有武藝獲賊有功人如無次選實有武
藝　勇人候將來弓手有都教頭年滿換官人相兼差一弓手既
以防托江海即須令兼　水戰逐縣各量置戰船每十日一次知
縣縣尉同共教閱不得以按視爲名輒爲游觀燕集一縣尉廨宇
舊多在州縣城下今既係　員合令創置官於本界內往扼要害
之地量與巡尉遠近得中處建立其營房支係省錢造一縣尉除
捕盜檢驗外本縣應檢估物產定奪爭訟之類並不許差本州非
緣軍事亦不許差應舊法不依常制許差法並罷一弓手有犯并

逃亡等並依軍法因差出外而飲酒賭博鬬毆並加本法一等縣尉遇捕盜下鄉除日給飲食外輒有須索賣買於鄉村之人並坐贓論許人告故縱弓級等搔擾居民乞覓錢物而失覺察者減犯人一等右謹件如前伏望睿慈特賜詳察如有可採速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戶部侍郎

奏論治體劄子

臣聞夷狄暴起驟亂中國自古未有如今日之甚然盛衰循環雖天道有不能免惟知消息盈虛之理而應之不失其道則易亂以爲治變危以爲安亦在人之所爲而已周以后稷創業於始功德

厚矣再傳而爲不窋遂失其官公劉繼之去邰而國於豳周復以續自公劉九傳至古公其積行累功愈隆於前而迫逐於獯鬻復去豳而國於岐實啓文武遂有天下文王之時亦有玁狁昆夷之患自文武九傳而爲厲王復迫逐於犬戎宣王繼之周復以興三代如周無以加矣而失國者再失天下者一或迫逐於獯鬻或迫於犬戎然絶而復續終不能亂其久長之業至於卜年八百卜世三十者有公劉大王文武宣王承其後故也今國家之勢不幸類此然以我二百年太平安寧天下生息繁庶不見兵革之久則盛極而或衰以虜僻陋荒穢假息一方不列於諸夷未嘗得與中國相通則衰極而或盛理宜有之但消息盈虛兩盡其變則我之積弱未必

不爲盛大無窮之基虜之驟強未必不爲滅絕速斃之本昔者吳王夫差伐齊既勝而歸伍員曰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王心吳國猶廿今天祿亟至是吳命之不長也未幾吳果滅於越吳人侵楚入郢敗其舟師獲二帥七大夫楚國大懼子期又敗於繁陽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遷郢於鄀改修其政而楚復定以吳占虜安知天不遠其大憂以楚占我則天下固亦因此而可爲矣況以 祖宗德澤蟠結之深厚 太上皇帝謙遜自約 淵聖皇帝寅畏小心 陛下繼之以 英烈神武世世相承有后稷公劉文武宣王之美而無厲王之過竊料虜不出三年其勢必亂何者自從事契丹以來幾

二十年人疲衆怨一也吳乞買㑺然遠處而斡离不粘罕奄有中國之財之地其勢必爭二也所用之兵劫諸小國烏合之衆以爲肘臂所謀之人託諸契丹叛亡之餘以爲腹心恩怨不齊間隙易生三也既再得志於我其氣必驕所盜金珠玉帛之富適以啓其侈所擄子女服食之奉適以穉其欲侈動而欲肆何恃可久四也燕趙汾晉騷屑殘破之人朝夕謳吟思漢必不甘心忍爲左衽之鬼小伺其間必棄而來歸衆散人離不過威以刑殺則怨怒愈甚內將自潰五也積此五者理豈久長惟是自古復國之難必大智不惑大勇不懼知逸樂始於憂勤敵國外患適爲我利乃能有濟此臣所謂應之以道而盡其變者也恭惟　陛下睿明之德足以

歷觀盛衰之理雄武之量足以徧應強弱之實伏望深考成周所以絕而復續之故以永公劉大王宣王之功御諱察吳楚所以更為存亡之端以質伍員子西之論講修政事崇用忠賢憂其所可憂而無屈於我之弊弱畏其所可畏而無憚於彼之驟強則克復七廟之業內安四海北迓　二聖可必得而伸也取進止

奏論金人劄子

臣伏見黠虜去冬雖未嘗長驅入塞然今春以來散遣醜類西陷關陝東殘青濰南破許蔡至今或聞尚屯集於同華河洛之間阻河自守伏料捍禦攘却之道聖智先物廟論深遠必已朝夕講求非外廷所得知然臣蒙召自遠方留眞從衆感激恩遇思報萬一

不無螻蟻過計妄意僥若但守今日疆土力疲志怠稍知悔禍則我徐爲後圖實未爲晚若以西北諸路郡縣焚劫殆盡玉帛子女皆其所有犬羊貪婪吞噬未已不肯徒守空地既聞東南富實素懷窺伺則不得不過爲預備臣嘗逆其爲策不過有三宿師河洛分兵鼓行直趣襄沔橫據荆渚因我舟楫人卒順流西下進逼江左上也盡悉其衆自許蔡而南一出歷陽徑斷采石以趨金陵一入濠壽𫎇引汴泗以瞥山陽中也循汴漸進量力而動左掠徐鄆以擣楚海右轢陳潁以衝宋宿下也若出上策長江之險我恃以爲固者彼已共之則王濬入吳高景入陳皆由此則利害大約可考而見若出中策則蘇峻所從亂晉本朝曹彬下江南亦用

以成功若出下策則曹叡柴榮連年從事於孫權李景之間勝負得失進退相半然開道途之言多及其下未能深計中上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又曰先爲不可勝安危之幾間不容髮臣以謂寧可有備而無事不可事至而無備今天下大勢可見矣東晉之事固不足道是時以備西北則劉琨在太原李矩在平陽祖逖在淮陰以備西南則郗鑒在歷陽溫嶠在武昌陶侃在江陵此固未爲至計是以適幸劉聰石勒內自殘擾無意擧動故此數人粗能枝梧卒不能掃平僭叛混一區宇況今虜勢方張未見其隙而盜賊竊發興滅相繼乎夫窮兵深入渡淮越江誠非虜利彼以甲兵爲強舟楫亦非其便然古之善治夷狄者以夷狄攻夷

狄今虜之狡謀若反用此術欲以中國攻中國故兵不必皆其民惟所驅虜糧不必皆其物惟所剽刼形勢不必皆其有惟所占據器械不必皆其備惟所奪取役我之人因我之食竊我之勢用我之器彼但威以殘暴啖以重利使我欲守則或屈而破陷欲戰則或潰而奔逃則彼雖長驅深入何憚而不爲乎是必有以禁之使其術不得施至於詭譎變詐乍出乍入或佯爲講和以疑我之心或微爲敗衂以驕我之氣或整爲斂退以弛我之備或驟爲侵以駭我之衆其情尤不可盡測此皆所宜熟慮素計以定萬全策者也臣愚伏願 陛下益廣睿算深詔大臣歷考古今之變人此防秋之時深察虜情之所在而審觀其所用之術其或出於前

三策則我所待之而爲不可勝者當以何道有合先事而爲則早謀之以一二行於前有宜待事而應則預計之以次第施於後大抵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糧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虜皆在吾度内矣臣區區不勝大願取進止

奏論財用劄子

臣惟方今要務莫急於兵食二事而食尤爲先今地官掌邦財臣之職也古者有生財有節財有理財三者兼備而國用足生財之道比歲講之已詳所不暇論曰近裁損浮費所以節財者亦略舉

矣惟是廢興相因闔散相制以權有無以稽出納者理財之政當在講究竊見兵興以來諸路轉運司及州縣例皆秉時擾攘玩習舊弊凡府藏所當治法令所當行一切滅裂不省至或妄爲支費或輕爲蠲除以棄其所有遇有緩急反侵取他司斂率百姓上下陵暴彼此攘奪無復綱紀不可不及今早正之臣試略舉一二如和糴不措置於收成價平之時至翔貴倍蓰乃始科配酒務課額不與之本乃使借貸於民與之分利公私輸送初不鈎稽至于侵盜因事發露雖加刑辟而無可備償斂散在民初不按視至于欠負拖延歲月僥倖赦恩而例從蠲免之類所虧折不可勝計甚有畏懦以謀己私則有私立軍伍犒設濫增公吏廩給姑息以邀民

詧則擅放兩稅直除和買等公家之入又併侵棄一旦吏按籍告
不足乃反舉權宜以亂法則侵常平之藏專鹽香之入稱情願以
罔民則縱借貸之令申勸誘之法此皆偷安塞責取辦目前不爲
他人之謀不爲後日之計是以上日以匱下日以困若更加以數
歲公私其何堪乎臣泣職之初不敢不因所聞見妄獻其愚伏望
聖慈特下明詔申飭諸路漕臣守令使各按法令振舉其職毋得
越法守而妄支費毋得矯詔令而輒蠲除毋得斂百姓而濟私謀
毋得侵他司而辦已事應能以本職自足經費歲終無陷失拖欠
者令戶部察漕臣漕臣察州縣量立負額取其最優者指陳實狀
上之其廢墮者准此特加陞黜明示勸沮其舊條有當申明及合

立爲格法鈎校檢察者委本部討論措置修立以聞庶幾當此多事之時人各自奮職思其憂國用民力兩獲兼濟不至遺患他日取進止

翰林學士

奏乞赦書深自貶損劄子

臣聞記曰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故禮言郊天之祭雖曰報本反始然周官太祝六辭有曰祈福祥求永正則固有所謂祈者蓋祭一也無事則報有事則祈惟其時而已竊見　祖宗以來天下承平中外乂安三歲一郊大抵皆以年穀順成兵革不用爲辭而主報今者夷狄內侮盜賊尚多　二聖在遠四方未寧與　祖宗之時不

同則當專以寅畏惕厲陳情懇禱爲辭而主祈昨降御札循用舊制未嘗明著此意臣愚竊以爲未徘雲漢之詩周宣王爲旱而作其言至去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反覆深切發於至誠此先王祈天之辭也故序詩者以爲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恭惟　陛下欽崇天道夙夜畏威深閔多虞冀以御諱清四海者蓋非止於此臣近因申明昊天上帝皇地祇冊文尋蒙聖旨別撰已爲祈辭今來合降赦書謂宜更行推廣歷叙天下艱危之狀深自貶損明示四方使無有遠近皆知　陛下爲民請命以邀福於上下神祇之意昔漢光武初興第五倫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唐德宗以朱泚之亂巡幸

奉天陸贄在翰林每降詔令武夫悍卒無不感泣李抱真自山東入朝言曰此時臣知天下不足平蓋上天不可矯誣人情易以誠感惟不諱禍難而示以惻怛則雖幽遠與愚賤皆可以動文辭播告不為無補伏望聖慈詳酌如允所請將來敕書乞降付本院依此施行取進止

奏乞復置常平使者播告中外劄子

契勘常平之法起自西漢本以惠民 祖宗行之已久熙寧初緣類推廣附以青苗免役市易抵當坊場河渡農田水利等事其意亦在寬恤民力只緣創法之始急於功利委任非人觀望掊克遂致議論不一紹聖初再行修定已稍增損但拘守紹述之說必於

盡行故如青苗斂散追呼搔擾市易物貨苛細爭奪農田水利之官誕謾欺罔之類明知其弊不能革去所以民至于今以為病其後應奉花石取以資不急之用遂失創法本意僅有存者又緣軍興調發諸司或許借貸於是移易侵漁掃地殆盡建炎霈恩首罷青苗法蓋得之矣然未幾併罷常平使者以他司兼領更無專責浸無統紀舊法雖存不能修舉[illegible]惜之今朝廷復置常平使者命官討論竊詳聖意非是再欲盡行熙寧本法及別有創立正為法本惠民於此艱難民力困弊之後務欲寬䘏役省科歛通有無濟乏絶使得博採羣議與時變通擺去拘礙之議應干害民之事盡行刪除存其經久利便者使有司專一持守以遺將來實為美

意尚慮中外不能究知妄有測度或謂欲根刷已放債欠或謂欲營求非理羨餘爲足國之計動搖民聽不無疑礙欲乞明降詔旨先次播告使上下通知然後於實歷州縣人内御諱選通曉世務習知民瘼篤厚忠信之人以充使者使之奉行官修政舉則上可以廣惠民之實下可以明革弊之意取進止

石林奏議卷第四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吳興陸氏皕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

石林奏議卷第五

楧編

戶部尚書

奏應詔大詢狀

右臣准吏部牒備坐都省劄子臣僚上言邊事未寧乞大詢衆庶備禦之策聖旨令行在職事官以上具所見實封聞奏仍限五日者臣以踈拙不才罪戾廢棄之餘仰蒙 陛下過聽收召今者備列六官之長恩厚德大雖在承平無事之時猶當感激奮勵圖報萬一況此中外艱虞 陛下焦勞旰食日不暇給之際且復屈已下逮思盡群策主憂臣辱義當即死雖其愚陋敢不竭盡犬馬之

誠或冀千慮一得竊惟逆虜不道憑陵中國四年于玆矣所舉無
不中所爲無不成卒莫能少挫其鋒者豈以荒穢暴起之餘越數
千里之地虐用其民二十餘年叛天逆理流毒于我而我合天下
之智眞不能與之抗乎其患在於始謀不臧動失機會因循橫潰
養成其勢是以在彼者日益肆在我者日益困于今救之於末爲
愈難也夫兵機事也不度時不料敵則不可爲故機會一失則爲
之每難於靖康之初矣若以今春視去冬蓋又有難者焉去冬所
聞出没於陝西河北之間者或曰游騎或曰簽軍未知主謀總衆
者何人今聞粘罕嘗親至相州又至濮州又至開德府是主兵者
在粘罕此難者一也去冬以開德府守河我尚恃河以保南境故

虜屢擊橋我輒爭得之今開德既陷河已非我有則河南之地惟虜所欲往此難者二也去冬河北京東諸郡存者尚衆南倚開德北倚大名東倚東平此三大鎮者鼎足相峙而滄州又在其北德博與濮更爲脣齒其力猶足以相抗今惟東平巋然獨當宋魏之衝滄州孤絕在後此難者三也南京自古最爲南北咽喉關鍵唐安史之亂張巡許遠以死守之卒全江淮今又京師糧道所寄沿汴而下距維揚無十日之程視唐利害尤重疊魏既破道途之言皆謂虜騎嘗已至楚丘萬一遂薄南京則上可絕京師下可迫楚泗此難者四也京東河北諸郡初固皆欲死守故我力雖不能經紀而一方自爲嬰城之計民社各欲保其鄉里者猶有可恃自開

德等陷人情震駭皆無固志聞德州乃望風迎降而巡社之民亦或反爲之用則見存諸郡豈復可保此難者五也只此三兩月之間難易不同又復如此不早爲計虜既多得吾地遂擇膏腴利便之所以爲巢穴重誘吾民脅之以威騷騷四出今日復振則三兩月復陷一州以漸及於東南取者不復可得陷者不可復振則三兩月之後其救之豈不更難於今日乎又況猖蹶之志有不止於此者臣竊觀虜前年冬去年春先破西京長安而去冬抽還陝西京西軍馬未幾河北京東諸郡相繼遂陷蓋其爲謀自有次第是必欲潛窺淮甸而懼京西陝西與河北之民踵躡其後故先去其援今既得志矣則乘間而南不在今春必在今秋若先自單州趨

南京次又趨宿州次又自淮陽軍趨楚州則泗汴一帶皆不可枝梧然是特爲淮甸慮而已何者我猶可恃江以爲之限也若更分兵一自陳潁出和州渡宣化采石以趨金陵一自唐汝出襄陽抵鄂州荆南以窺上流則長江之險我亦不得專吾復何以爲計哉此臣所以私憂也爲今之計必先深戒靖康機會之失然後論起備禦之策所爲靖康之失者何也固守京師而不知避是也古之帝王一歲而四巡守初不以爲難後世巡狩之禮雖廢然事有急緩必不得已而從權者未嘗有人主跬步不去王室之義臣在經筵嘗因魏惠王遷都於梁之事論之矣以謂王者無故而遷都則不可因事而巡狩則無不可自昔變難擾攘之際未有不因遷避

而存遲疑固守而亡故唐明皇以安祿山幸蜀代宗以吐蕃幸陝德宗以朱泚幸梁僖宗以黃巢再幸蜀此五君者雖一時不免奔趨遠適之勞而後日皆保安全無事之福惟晉成帝當蘇峻之變而不避故危梁武帝當侯景之亂而不避故亡此已事之明驗不待深考而知者靖康主謀之臣不知論此乃合遷都巡狩爲一事不料敵之弱彊不度我之勝負徒襲宣和末議以固守京師爲得計已大誤矣又復決意謂虜必不再至遠則邊境未嘗爲防托力拒之謀近則大河未嘗爲經畫必守之計終歲紛爭於口舌之間者僅在戰和二說以逞其私緩其所可急急其所可緩逮期至事迫始命李回復蹈何𣰰之覆轍以數萬衆守河而旋設四輔回至

則盡潰四輔兵未集虜已過河訖束手不能効一戰禍遂至於不可言此天下所以痛心疾首不能釋也今揚州則京師也東京京西見存諸郡則邊境也長淮則大河也　陛下視靖康之失如彼則今日之圖其緩急先後宜如何哉且天子居而在京師則以京師爲家而外以經營四方出而在外則擇外之安存深固之地爲家而外以經營四境爲家者一定應事之機往來進退而以馬上治之固不以所一定者自爲域也漢高帝起於漢中東向而當項羽故以咸陽爲家而蕭何守之咸陽有定而高帝往來進退必至於擒羽者未嘗有定也光武起於南陽西向而當羣賊故以河內爲家而以寇恂守之河內有定而光武之往來進退必至於誅賊

者未嘗有定也使高帝不離咸陽光武不離河内不惟天下得失未可必安知無坐困於敵人者哉臣愚以謂今隆祐太后六宮既在錢塘者　陛下之咸陽河内所宜爲家者也　陛下若定家錢塘纔與進則負江而北退則阻江而南惟便利之所在不必固守維揚以順動爲重　陛下與大臣講此宜詳矣今虜猖獗大約已可見臣所不知者朝暮緩急之勢也伏惟重國體固欲舉措得宜精審敵情亦必機會中節伏望　陛下博通下情廣遠斥候如勢必至於過江則顧以進退順動之意預定其期亟下詔書明諭中外無幸其不來而使得倉猝乘吾不意所處既定扈從臣子之心安矣四方形勢之望張皇矣則備禦之策惟吾力行而已臣謂今日之

務有當爲而未可爲者有不可不爲者有不得已而預爲者臣聞虜雖得吾兩河諸郡然事勢猶未成人心猶未一吾能乘其未成未一之際併兵力戰復過大河以與河北見在諸郡山寨水寨之衆相爲表裏因以待釁驅逐使不得安吾境此當爲者也然勢未可爲先當厚慰撫兩河然後專事京東京西淮南控扼之地謀其藩籬內捍淮漢爲險以塞南牧之路使不得覬覦此不可不爲者也則當遷爲淮狹而難守江闊而易守萬一三路藩籬不能捍而淮不可保必退而守江則鎮江金陵與上游荆南襄鄂之地擇其要害控以舟師此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然不可不預爲請試一二陳之今夫虜之驟彊誠天假之連年戰勝之威百倍於我兩至京城

如蹈無人之境殘破州郡唯其所欲我之不敵亦已審矣而臣方以可復過時驅逐出境者矣較量彊弱雖在力而論強弱所由致則在理天下無常彊常弱唯理之所在而已我得其理則其氣伸其氣伸則其勢亦從而自彊不在力之深也我失其理則其氣屈其氣屈則其勢亦從而自弱不在力之淺也昔後唐莊宗父事契丹阿保機及莊宗之難阿保機謂其客姚坤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則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由此言之虜雖非人類未可謂冥然全無知識者也及德光援石敬瑭破張達敬瑭問所以速戰而勝者曰

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所以勝也然則德光雖彊亦必視形勢地利度其所可濟而後決勝宣和之末邊臣失計既與虜通又與之來我中國政事之過覘之多矣深謀狡智乘我而重輕之者既已窺於前逮其兩入我所以待之者未嘗有一事一爲當其節彼復謂我無能爲而可侮者又有以察於後則飽其吞噬之氣以馴致其彊者豈無自而然哉今 陛下若能監宣和致寇之失而一切盡反之屏聲色遠讒佞抑僥倖戒奢靡簡誅求撫彫瘵凡可以興衰扶危者無不爲左右大臣能承 陛下之意深求靖康誤國之弊而一切盡矯之收人心作士氣擇

將帥練軍伍設地利料敵情凡可以救災禦患者無不畢夫彼既
以是覘而乘我亦必以是覘我而知其不可乘既以是察而侮我
亦必以是察我而知其不可侮我亦持此感人而人服率此用衆
而衆從其强一易而氣隨之彼豈終怙其强我豈終屈其弱乎且
周世宗之與中國契丹之勢未有以異也奮然一起以唐晉之兵
治唐晉之敵不血刃而復三關虜遁逃折北之不暇彊弱之易變
於此可見矣竊閱兩河山寨水寨之民動以萬計其怨虜深入骨
髓仰懷　祖宗二百年德澤蟠結之久南向號呼以待中國之救
者未嘗一日而忘我誠能力行前之所陳於內而使人重撫此遺
民以收其用於外數月之後徐爲大舉臣知大勢一返當如韓闔

石於千仞之上王尋之師非不衆而光武破之於昆陽曹操之師非不彊而周瑜敗之於赤壁苻堅之師非不銳而謝元潰之於淝水事不至此未可以定中興之期所謂當爲而未可爲者此也天下之勢在州郡州郡能立形勢者在將與兵 祖宗以來處河北河東陝西三邊之術略可見矣總之有帥命之有將屬之有兵以某郡爲帥府則與之將者若干人與之兵者若干人險要之地如何爲堡寨捍禦之卒如何爲屯戍如是而守如是而戰如是而分如是而合有定法也其自中出者唯選帥命將出師之節而已臣獨怪兵興之後我之境土日蹙則前日號爲邊面者皆遞遷次邊於腹裏而朝廷未嘗以三邊之法處之除一二大帥之外其餘州

郡雖與敵境相接猶一用承平故事吏按籍以書生文吏計資考
而爲之守朝夕所從事猶在簿書獄訟期會往來之間將之有無
未嘗問也兵之多寡未嘗知也忽遇卒變於內盜賊聚於外則時
出行在之兵爲之誅討事已復歸泰然相忘守一定之法而治不
急之務與從容無事之時無以異主兵者不過兵官巡尉爲兵者
不過弓手疲卒幸而隨其守之才或粗能招集軍民或其僚屬間
有可用皆各出私意自保朝暮帥臣有名無實一旦有事戰守無
所取謀合散無所聽命勝不相聞敗不相救如向者潁昌蔡州等
諸郡棄城逃遁守臣例不過以力不足藉口朝廷亦莫能詰而日
近濮州冀州等處雖能固守外無一兵一騎以爲之援亦卒至於

陷没而後已以此治邊西虜何懼而不吾侵也臣願亟取淮南京東京西三路要害之郡與虜相近者一以前日三路極邊之法治之東則鄆州徐州南京西則潁州壽州和州南則唐州襄州荆南各隨其遠近立爲軍數或使之召募或爲之分隸而命以大將與其帥參治中擇近臣明敏宏毅忠信沉遠者一人爲之總帥以節制之小郡與偏裨聯於大郡大郡與將聯於總帥應州郡常事一皆命之餘官守將專領軍事各條其所當爲者上之朝廷爲擇其可者頒於總帥而授於所部虜未至則如何守既至則如何戰攻某州則某州應援入某地則某州牽制預定成筭日久按習緩急有事舉而盡行必使腹心可以相倚臂指可以相及守者如檀道

濟之在壽陽援者如鄧景宗之在鍾離擊者如韋叡之在合肥拒者如臧質之在盱眙縱令人才寡少未必皆得如數人然不可不以是求而用之雖未能克敵豈遽以單弱奔潰孤絶陷没乎所謂不可不爲而速爲者此也保江下策也虜勢既未可測則我亦當爲不可則之備去年秋始獲進對即嘗論虜或宿師河洛分兵鼓行直趨襄沔横據荆渚因我舟楫人卒順流進逼江左即王濬等入吳之路以爲彼之上策自許蔡而南一出歷陽徑斷采石以趨金陵即蘇峻所從亂昔本朝曹彬所從下江南以爲彼之中策是時河南與京東諸郡尚存虜之去就猶遠姑自河洛言之而已今既不止於此則尤當遡爲之防敢終言其詳自古有事於東南未

嘗不先以舟師出上流盖所以奪我者以勢不以力也王濬自益州至荆南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馳馬其上及既進自巴丘十四日至牛渚蘇峻在歷陽即今和州其襲姑孰進慈湖盖今太平州之間由采石而渡我曹彬下李氏亦循用其迹虜騎去春嘗已至汝州蔡州矣自汝州入襄州至荆渚自蔡州入光州至歷陽固不難則江之可防非一道也然是猶有可言者濬與彬皆中國人也濬在益州作船七年而後成虜雖得荆南其勢未必遽能至是然虜多燕人粗能知書或竊取濬之餘意而倣之與襲蘇峻之故道則亦未易可當但其驅我人而用之吾固亦可以我人而拒之無足憚者若欲自爲之謀則棄鞍馬事舟

揖捨所長而用所短我視平原易地得筭為終多也唯控扼者如何耳臣嘗建議欲以鄂州與荆南別為一路置帥府此實上流控扼之要而襄漢之所從出吳孫氏嘗都以拒魏唐始以岳鄂為觀察使後升為節度其意可見若鎮江金陵韓滉在唐最為近事築石頭五城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建業即金陵京峴即鎮江之境也造樓船三千柁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復與揚州陳少游以甲士三千臨江會于金山當朱泚之亂東南賴以安靜今車駕或駐兩浙則鎮江金陵尤所當先治舟師不講已久去冬雖嘗募海船四百餘艘於鎮江然而戰陣之習未閑其嚴也鎮江之師止可為鎮江之用未見金陵所以待上流者江東之備當

以江東之舟與人用之又鎮江有子城而無外城未有無城而能守險者今若速以鄂州與荆南各分一路以抗於上而命鎮江金陵揚州三帥力舉韓滉故事修之以至于下則彼度地之利害較技之短長必有覘而知畏者所謂不得已而預爲者此也恭惟陛下以聖神文武之資誕受中興之業躬履艱勤克己願治其長慮卻顧宜無不至今日復以虜勢之迫下詢於衆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聖人成天地之能而並立於其間者不過明則謀之人幽則謀之鬼而百姓之安危天下之安危也既盡人謀而同其安危則内可以保一已外有以保天下百姓其誰捨之乎洪範九疇其次七稽疑曰汝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

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謀衆稽疑之道其効蓋如此　陛下既用是道則不可不求是効若臣所見常智皆所共察利害得失顯然易明竊料　陛下亦嘗熟計於胷中矣今卿士之言亦或宜有與臣同者　陛下果嘗計於胷中而臣又言之卿士又同之則願　陛下斷而必行耳雖然　陛下無乃以方析請　二聖字文虚中奉使未廻意和議可恃不欲重見兵端乎臣以爲不然夫靖康所以曠日持久不力爲備者正以耿南仲持和議隋虜計中而不悟今虚中之請成否未可知安可捨目前之急而待萬里之報盡姑存其說而不廢幸而有成不過虚爲之備如其不成固無

後悔況必欲還　二聖非我形勢先彊彼肯遽有順從令但自爲
備非彼見迫我不交鋒不可謂之兵端臣智識凡陋思慮短狹不
足以仰塞明詔不勝拳拳憂國愛君之誠惟　陛下垂恵采擇干
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户部尚書

奏乞徙虜人必經由州縣居民劄子

臣竊見冬候漸深金賊往來倐忽無常未能保其不南牧先事預
備當有萬全不可勝之計臣前嘗妄議虜多用吾術若欲以中國
攻中國故凡人馬糧草器械城池皆因我以爲用令必禁之使不
得行其謀亦在反用其術而已古之夷狄善待中國者莫若藏其

輜重人畜遠引深避而不爭鋒漢武帝初命衛霍連年伐匈奴所至軒首拓地無不如意者以虜之兵力與漢相當而較勝負故也其後虜稍覺悟作空地避漢之計至公孫賀趙破奴引師深入二千里不見敵而還遂困我漢於是不出兵者幾十年元豐間神宗皇帝銳意必討西夏經營累歲遂詔五路並入是時天下皆意夏人必可蕩滅然終無成功者亦以夏人盡空其地去之而我無與敵也臣愚竊惟今虜南侵之路不過京東京西與沿汴三處若度其必經由州縣從其居人令先埋瘞斛斗錢物各以金銀輕齎四散擇深僻之地遠自藏匿雖馬草並皆盡野燒焚無得存留俾能空地數百里彼脅諸國而來者不過以利誘之以結其心乘我潰

散以作其勢使所至州縣皆空無所得自巳失望其衆各不見敵則勢亦隨挫設其腹心必欲擾我者若行三日人無糧馬無草凡欲因我爲利者皆無所得則雖欲前進可乎議者或恐以動衆不可爲是大不然夫擾民動衆戒於承平可也今虜衆所至剽劫之害金珠玉帛盡從攘奪則與藏瘞而存之孰利屠剥之虐父子兄弟盡從殘滅則與奔趨而去之孰重民雖無知必有辨於此者此誠不戰屈人之策伏望聖慈特賜省察命大臣參酌詳議如有可取乞疾速密付所在監司州縣將帥令明以利害禍福喻民使保萬全不惟伐虜之謀亦吾保民之計無大於此取進止

奏乞差官監轄過江舟船劄子

臣竊見日近揚州士民南渡入浙甚衆日不下數百家瓜洲鎮江府兩岸通管公私渡船不多既不足用小人乘時射利又重邀債以此人多爭奪間有沉溺之患其待次郊野老幼暴露又多爲盜賊剽劫人情皇皇不免失所往往皆是河北京東及京畿以次遷徙之人流離驚擾不可再使重困欲望出自聖意特降睿旨令揚州鎮江府權暫於見任文武官內選差有心力彊幹官每州二員專一於兩岸管掌監轄過江事應公私舟船可以充用者並根刷拘管措置候 隆祐太后六宮過畢逐日立爲番次將南渡士民依先後輪撥津置無令爭奪邀阻其渡船篙梢水手日與優支錢米皆從官給不得彊取僦直於過渡之家在瓜洲等待番次并已

渡鎮江府未有安泊人與入浙經過地分亦下逐州嚴委巡尉多差弓兵巡防地分闊遠處或於寄居待闕官內添差巡尉一兩員及輪差民兵與正弓相兼往來幾察遇有獲到盜賊待於常法外即時重行勘斷號令情重者仍論以軍法候士民安定日罷應兩浙州縣居人截自今月以後仍不得增添房錢擅長物價使人被實惠咸知　陛下勤恤民隱纖細不舉可以慰安羣心無復流離愁歎之意取進止

石林奏議卷第五

光緒十一年歲在旃蒙作噩吳興陸氏皕宋樓重雕

榮祿大夫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心源校